

· 新中国大使丛书 ·



鸿爪遗踪

罗贵波 韩念龙 宫达非 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鸿爪遗踪
编 著 者 罗贵波 韩念龙 宫达非等著
责任编辑 彭晓路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印 数 1—5140 册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598—6/D·255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新中国大快丛书》

持节使异域
结谊遍全球

耿飚



九三年春

《新中国大使丛书》

已出版

- 五星红旗下的大使们
- 我的大使生涯
- 不寻常的谈判
- 一对外交官夫妇的足迹
- 鸿爪遗踪

ISBN 7-214-01598-6



9 787214 015983 >

ISBN 7-214-01598-6

D·255 定价：14.00 元

目 录

出使越南之初	罗贵波(1)
脱下武装换文装	韩念龙(30)
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余 湛(37)
哪个敢来与我下棋	
——忆陈老总西亚非洲之行	宫达非(53)
五星红旗高悬万国园	过家鼎(71)
一段难忘的外交经历	
——海湾战后我驻科威特使馆复馆纪实	
.....	管子怀(87)
出使塞浦路斯的回忆	李 珩(102)
“现代辛伯达航海”纪实	袁鲁林(112)
参加不丹国王加冕盛典	马牧鸣(120)
外交生涯漫忆	蔡再杜(126)

目 录

哀乐声中政变闹 顾家骥(162)

魂断卢萨卡

——孙嫵遭“邮件炸弹”杀害纪实 林 松(176)

首次出国 一波三折 晏鸿亮(184)

中国同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建交始末 顾家骥(194)

在“半建交”和未建交的国家里 谢 黎(203)

绿色国土——爱尔兰 韩珣珣(215)

出使“君子国”纪事 徐明远(229)

让友谊航船破浪前进

——出使委内瑞拉纪事 黄志良(243)

鸿爪遗踪

——出使四国追忆 陈辛仁(260)

国际风云变幻中的百岁之星 谢 黎(350)

出使越南之初

罗贵波

1945年越南人民举行八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殖民主义者不甘心失败，于1947年第二次侵略越南。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的领导下奋起抗战。由于法强越弱，越南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被迫撤出首都河内，转至越北山区坚持抗战。

由于法军的不断进攻、包围、分割、封锁，使越南军民的抗战处于孤立无援、非常困难的境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越共中央于1949年8月写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派人绕道，越过法军的军事封锁线，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来到北京，请求给予援助。

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全国人民正在恢复国民经济，人民解放军正在追剿蒋军残部，跨海作战，解放沿海岛屿。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孤立的政策，并企图进行军事干涉。在国际国内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毅然决定援越抗法。

一、奉令赴越

1. 刘少奇交待任务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虽然国民党在江南有60个师，但是我军渡江之后，所向披靡，风卷残云，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后，开始向大西北、大西南进军。8月，我被调到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当政委，准备进军大西北。我因旧伤复发、失眠症加重，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从太原去北京检查、治疗。军长彭绍辉同志率部先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鼓舞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开国大典后没几天，朱总司令将我找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不回七军了，我们决定你留在中央军委工作，毛主席也同意。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军委的日常工作越来越多，需要设立办公厅，由你任主任。”

12月中旬的一天，我得到通知，刘少奇同志要找我谈话。我穿过红墙窄巷，绕经万字廊，走进少奇同志居住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这里的墙壁和油漆都已斑驳脱落。王光美同志对我介绍说，这原是清朝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少奇同志住进这里后，把东边厢房做了办公室。由于房间窄小，曾有不少同志建议把这里扩建一下，以适应办公需要，可少奇同志始终没有答应。

正说着少奇同志送另一位同志走出东厢房。他们道别后，少奇同志即招呼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这里房间窄小，陈设简单。我坐在靠窗户的沙发上。北京的1月，当时天气相当寒冷，少奇同志的办公室温度也不高。他穿着一身黑色旧粗呢中山装，气色很好，精力充沛，只是两鬓头发灰白。少奇同志谈话言简意赅，条理清楚，给人的印象是庄重而严肃。

他说：越南共产党又叫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写信、派人来要求我们援助。要我们派人去越南。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共中央驻越中共中央联络代表，你有什么意见？

我表示：从未出过国，没有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工作的经验。

少奇说：没有关系，他们正在抗战，他们在山上打游击，同咱们抗日战争时期差不多。你和别人出国不一样，不是吃洋面包，而是打游击。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你去。这是一项新的艰巨的任务。

他又说：越南派人来了，由中央统战部接待。你去找尚昆同志，请他同统战部联系安排你和越南来人见见面，了解情况。你到越南任务有三条：第一是感谢，感谢越南党和人民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第二是建立两党中央的联系；第三我们对越南情况知之甚少，你去后做调查研究，以便中央确定对越南抗法战争进行帮助的具体方针和计划。时间是三个月左右，完成任务即回国。

仗打了20多年，已是家常便饭。我当然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因而便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中央派我到越南担任联络代表，这仅是整个战略部署中

的一个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考虑的更多。

12月24日，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越建交的问题，认为在法国尚未承认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利多弊少。会后刘少奇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印支共中央，“为了建立中越两党经常联系，并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的各项问题，我们希望越共中央能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北京，以便讨论和共同决定有关的各项问题。”“这个代表团应秘密来中国”，“只要你们代表能安全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管辖的地区，以后一切全部由我们军队负责护送。”越南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亲自到中国，再由中国去苏联，和斯大林、毛泽东会谈。

25日，刘少奇致电印支共中央：“李碧山、阮德瑞二同志来北京，已经作了报告及转达了你们的要求。我们很愿意给予你们一些帮助。为了使这些援助能够具体实现，我们特派一个代表并随员五六人携带电台一部同阮德瑞同志一道，经广西到越南和你们接洽。你们是否同意？望即告。”28日刘少奇又致电胡志明：“我们派到越南的代表准备暂时采取秘密的形式。”

由于中越电台不通畅，1950年1月7日中央才收到越南1月3日的电报。电报说：“你们派代表团到越南一事，我们非常欢迎。”

与此同时，我积极为赴越做准备工作。当时与兄弟党的秘密往来由中央统战部具体负责，由少奇同志亲自处理。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任部长，童小鹏任办公厅主任，连贯是第二室主任。经杨尚昆同志安排，我与李维汉、童小鹏、连

贯见了面。接待越共代表李碧山、阮德瑞的工作由连贯具体负责。

李碧山就是李班。他是越南南方人，18岁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失去了组织关系，经一位华侨介绍，1933年到了中国，1934年进入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他因病转移到广东汕头工作，改名为李碧山，1936年为汕头市委、韩江工委负责人，抗战时期长期任中共广东梅县中心县委书记。同中国姑娘温碧珍结为夫妻。1946年7月韩江支队北撤时，他回到越南。阮德瑞的公开身份是河内的一个商人。1949年8月胡志明派他们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中国来联络。李碧山走海路由香港到青岛，阮德瑞走陆路，10月他们才到达北京。

经连贯的安排，我同李碧山、阮德瑞见了几次面。我开玩笑说：连贯，连贯，你把我们连在一起。李碧山说的多一些，因为互不了解，也不便深谈。有些情况还是他俩告诉我的。当时我们对越南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连贯虽是华侨，但也没有在越南呆过，只是一般地讲讲东南亚的情况。当时我们甚至连关于越南的书籍、资料也没有。

1月初，黄文欢化名陈春风经欧洲到达北京。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越南中央政府驻海外特派员，本来是到中国出席亚澳工会会议，因路途遥远，他到中国时会议已经开完。经中央办公厅、统战部安排，我们见了面。他和越南铁道部副部长黎雍一起到西单横二条我的家中来拜访。黄文欢1948年5月就离开越南到泰国做越侨工作，所以对国内的情况也不清楚，一般地介绍了越南情况和他在泰国的工作。他也准备回国，还谈到一起走。后来胡志明留他任越南驻华的

政府代表。我和夫人李涵珍招待他们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并合影留念。

从这些越南朋友的谈话中，我得知越南民主共和国统辖的自由区域占全国领土的百分之九十。但是，环境艰苦，斗争残酷。

少奇同志考虑我到越南后，必然要与国内许多部门发生工作关系，亲自帮助我与中南局、华南分局和广西、云南等省建立了联系，为我赴越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

我还同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交换情况、意见。

中央统战部给我配备了一部电台及机要、电台工作人员。中组部派华北中学副校长李云杨做我的秘书。

我考虑到越南正在打仗，可能会谈到军事问题，带了几本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及中央关于建设、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有关文件。

我们出国同别人出国不一样，不用置办西装，而是派人上街到旧衣店买了几身美国的茄克。因为越南天气热，除了身上穿的，只带了换洗的衣服，给每个人买了雨衣雨伞。行装很简单，只有三个帆布手提包，一个装着书刊、文件及笔墨等文具，另两个装着蚊帐、军毯、衣物、雨具、洗漱用具和预防、治疗感冒、疟疾、中暑、虫蚊叮咬的药品。

2. 临行前的指示

中央领导很重视援越抗法，朱总司令同我谈话，他说：越南党和人民在农村、在山区坚持抗法战争，情况很困难，斗争很艰苦。你去了之后要好好了解情况，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援助，采用什么样的援助方式为好，三个月后回来向中央汇

报。并叮嘱我行动要注意保密，你们的身份只在越南少数党政干部中公开。

周总理很重视此事，在他赴苏之前抽出时间同我谈话，他说：胡志明同志早年叫阮爱国，在法国参加法共。同我、李富春、蔡畅都很熟。大革命时期胡志明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同在广州，不仅同我，与邓颖超、陈赓、叶剑英也相熟。他抗日战争时期到过延安，后来在桂林等地活动，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掩护。胡志明同志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1941年他回国后，联系中断。最近两党中央有电台联系，但是不太顺畅。现在中央正在考虑和越南建交。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如果中国承认了，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也可能陆续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对于他们打破孤立、提高国际地位很有好处。现在法国很注意中越两国的关系，你去了要注意保密。

到1月6日，我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由于中越电台不畅，7日才收到越共中央1月3日的来电，虽然欢迎我去，但要求等他们的代表团来后，使中共中央对越南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再起程。胡志明主席亲自来中国，由于保密，没有告诉我党中央，只是说代表团团长是中央委员陈登宁同志。

1月9日，少奇同志致电印支共中央：我们尚未听到你们中央代表团到龙州的消息，估计他们两星期内不能到达北京，我们派到你处的代表只是进行一些联络并组织对于你们武器弹药及其它援助，因此，他们还是快一点起身到越南为好，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12日印支共中央回电：我们十分欢迎中共之代表早日到越南，以进行联络及组织援助事宜，希望中共派代表团即日

启程。

1月13日，少奇同志又同我谈了一次话。

他说：我同胡志明同志是30年代在莫斯科认识，但不熟悉。以前中越边境的地方党之间有些联系，部队之间也有些联系。我们的地方部队（即滇桂黔纵队）在困难时期转移到越南北方边界地区，受到他们的保护和帮助。但是这种联系不是固定的，正式的。你去了要建立两党中央之间的联系。

他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越南的情况。越南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替代了法国殖民主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到越南受降。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同志领导下进行八月革命，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时，法国又卷土重来。越共实行全面抗战，由于力量悬殊，主动撤离城市，转移到山区、乡村坚持抗战，敌强我弱，孤立无援，很困难。

法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边界，经常骚扰云南、广西地区，使边民不得安宁。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另外也有利于我们巩固边防。少奇同志告诉我，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要由越共中央确定，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接着他叮嘱我：你和随行人员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领导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他还关心地说，路途漫长，交通不便，蒋军残部和当地土匪还时常骚扰，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最后，少奇同志拿起毛笔，写了封介绍信：

越共中央：

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
我们给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

16日我带着少奇同志的亲笔信及一部电台坐火车离京。随行有秘书李云杨，电台台长谷密云，报务员薛培芝，机要员张思智，警卫员武怀德。并有三位越南朋友李班（李碧山）、阮德瑞、刘德福同行。刘是越南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书记，来京出席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根据李班开的单子，我们还携带了一些装备、医药和电信器材。

17日在我离京后的第二天，刘少奇致电印支共中央：“我们派到越南你处的联络代表罗贵波，他是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经汉口、广州、南宁、龙州，然后进入越南。行程大概须一个月才能到达。”

我事后才知道，就在我离京的那天，胡志明主席步行17天秘密到达中国广西龙州。

1950年1月16日，我和李云杨等五位同志及三位越南朋友一起乘火车离京南下。列车由客车厢、敞车、货车拼凑而成，行驶较慢。当时，京汉铁路修复不久，我们坐在客车的包厢里，向窗外望去，西风凛冽，飞沙满天，满目疮痍，战争的痕迹处处可见。火车两旁经过的城镇多是低矮的平房，人们衣着简朴，打着不少补丁。刚刚建国，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一个破烂的摊子：通货膨胀、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土地改革、消灭土匪、恢复经济、管理城市等等问题摆在我们

的面前，需要去解决，去处理，真是百业待兴！

我望着窗外，想起刘少奇同志除夕的讲话。他说：“1949年是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现在人民负担很大，要供应军政各界 800 万人吃饭，其中薪金制的有几十万，其余都是供给制。军队平均每人每年花费 4000 斤小米，衣服、军需都在里面，后方工作人员每年 1800 斤小米。1949 年物价上涨 70 倍。1950 年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我们面临的问题之多，困难之大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派我到越南去调查情况，以便决定援越的方针和方式，这个任务也是很艰巨的。

火车走了 40 多个小时才到武汉。

因为刘少奇早在 1 月 11 日就已电告中南局：中央已决定派罗贵波到越南，不日即从北京起身，并同越南代表一路回去，他们经过武汉及广西时当与你们接洽并和你们建立电台联络。待他们到达越南后才可能把关系弄好，并实现对他们系统的帮助。目前你们可令前方给他们一些临时帮助，数目由前方与越南来商定电告。

我到武汉后就去见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林彪。中南局对越南客人十分重视，在汉口设宴招待越南朋友和我们一行。

我还同中南军区、中南局的负责人商议对越援助的问题。

我们在武汉停留三日后，又继续南下，乘火车到达衡阳，因为由衡阳通往桂林的铁路尚未修通，于是决定先到广州，再走水路到广西南宁。我利用路上的时间尽可能地多做些调查，多了解情况。行程中，我同越南三位同志交谈，请他们介绍越南军民坚持抗法战争的情况，法军、伪军等敌情；越南的

地理情况；越南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生产、商业等经济情况；华侨情况，等等。

二、胡志明主席秘密来华

我离开衡阳后，少奇同志于1月25日才知道越南派来的代表团团长是胡志明同志并已到达南宁。胡主席化名丁同志，离开越南是非常秘密的，连越共中央也只有两个人知道。他和陈登宁，穿着抗战鞋，秘密步行17天，到达中国广西的龙州。为了严守秘密，在他到达中国之前越共中央通知我党中央，说代表团团长是中央委员陈登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胡志明、陈登宁25日到达广西南宁，受到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云逸的欢迎。胡志明稍事休息，即在部队护送下赴武汉。

刘少奇接到此电后，十分重视，26日电告中南局：胡同志到达武汉暂不要公开欢迎，而采取党内秘密欢迎的方式，但他到达武汉后，你们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开欢迎他，看他意见如何再行决定。你们对胡同志应热情接待，周密护送来京。同时报告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

27日刘少奇又致电林彪、邓子恢并转告我：胡志明同志来京时你应与胡一同来京，以便了解我们所决定的各项问题。你们带的其他人员可暂留中南局待命，随你南下的几个越南同志，可让他们先回。

2月5日我到广州华南分局，才见到此电。此时胡主席已于2月3日启程赴苏准备和毛主席、斯大林会谈。刘少奇令